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三〇回 享溫柔誤人銷金窟 敲竹槓偏遇守財奴

且說陸韻仙把馬山甫留到自己院中來住，韻仙自己提著全付精神的來應酬他，連他的零用都和他代付，不叫他出一個錢，照應得□分週到。原想等到年終，要問馬山甫借幾百塊錢，敲他一下竹槓，料想馬山甫一定不好意思不答應的。這個過年的盤纏，就要想出在馬山甫身上。可憐馬山甫那裡知道，好像在那裡做夢的一般。心上還只在那裡算計：住了陸韻仙的房子，又享受了他的供給，這裡頭倒好著實省幾個錢。又怕陸韻仙要和他糾纏，便不等年底，預先早早的叫陸韻仙抄出帳來，和他算得清清楚楚。自己想著，這件事情做得□分乾淨。

不料陸韻仙到了□二月□七那一天的晚上，一個人悄悄對他說，要問他借五百塊洋錢。馬山甫聽了，吃了一驚，一時間回答不出，只得含糊糊糊的答應一聲道：「幾百塊錢的事情，也是小事。你不要性急，明天再說就是了。」

陸韻仙的心上，以為自己特地空了一個房間給他住著，別的客人都不能放進來，更兼供給他主僕兩個人的伙食，馬山甫又是個公子哥兒的脾氣，在他一個人身上瑣瑣屑屑的今天要這樣，明天要那樣，不肯將就些兒，這半個月之內，用在馬山甫身上的錢，已經差不多有一百塊錢。再加上過年的費用，新年的開銷，合算起來，也要二百塊錢的光景。如今問他借五百塊錢，拿定他一口應承，斷沒有不答應的道理。

那裡曉得馬山甫聽了他的說話，臉上就是一呆。回答他的話兒，又覺得很有些兒勉強，支支吾吾的露出些不願意的樣兒。

堂子裡頭的人，何等狡猾。陸韻仙看了馬山甫的樣兒，心上已經有些明白；看著他那種半吞半吐的神情，卻又不明白馬山甫的意思。只認著馬山甫見他一開口就要借五百塊錢，嫌他獅子大開口，要得太多，所以這樣的躊躇不決。或者想要打他一個折扣，多則四百塊錢，少則三百塊錢，這件事情也就過去了。陸韻仙一面想著，一面在肚子裡頭暗笑。

只見馬山甫沉吟了一回，開口問道：「你要借五百塊錢有什麼用處？難道像你這般生意，年底的開銷還不夠麼？」陸韻仙聽了滿肚子的不願意，卻又不好發作出來，只得冷冷的答道：「故歇堂子裡向格生意，格末叫難做。看看面子浪生意蠻好，像煞哪哈；到仔節浪向搭仔年底下，划算起來總歸是格勿靈。耐放心末哉，倪總勿見得來敲耐哈格竹槓，耐勿要勒浪發極。軋實搭耐說仔罷，今年倪搭開銷，剛剛再少一千洋鈔。耐搭借仔五百，再有五百勿著槓，倪也只好到仔歸格辰光再講格哉！」

馬山甫聽了，心上有些半信半疑的。停了一回方才說道：「你要借錢，你又不早和我說，前幾天我把這裡的幾千銀子一古腦兒都匯到常熟去了。留在我自己身邊的，不過幾百塊錢，還要預備過年的零用。如今你要問我借錢，只好等我明天出去到朋友那裡去，托他們和我轉借就是了。」陸韻仙聽了心上自然很有些不像意，微微的笑了一笑，口中說道：「實梗說起來，倒費仔耐格心，謝謝耐，對勿住。」馬山甫也不知道這幾句話兒是陸韻仙有意反激他的，一些兒也不覺得，歡歡喜喜的過了一夜。

到了二〇八早上，馬山甫故意出去打了一個轉身。回到陸韻仙院中，假意蹙著眉頭，對陸韻仙道：「事情不成功，這便怎麼樣呢？」陸韻仙聽他竟自爽爽快快的回報出來，覺得甚是詫異，便說道：「阿唷！耐勿要來騙倪！像耐實梗一個蠻闊蠻大格馬大少，要借五百洋鈔才哪借處，耐勒浪騙哈人介？」馬山甫連忙說道：「並不是我騙你，實在這個時候已經年底，大家都不肯通融。我雖然有幾處來往的錢莊，到了這個時候，他們只有歸帳，那裡還肯放出？若在平日之間，不要說五百，就是五千，我姓馬的也還拖欠得動。如今剛剛碰著年底，實在想不出什麼法兒。這件事情卻要怪你自家不好，為什麼一向不肯開口，直到這個時候方才講出來，這是個什麼緣故？」

陸韻仙聽了一言不發。停了一回，方才冷笑道：「耐勿要勒浪搭倪瞎三話四。」

耐肯借末借仔，勿肯借末也哪哈希奇，老老實實搭倪說末哉；哈格實梗陰陽怪氣，假癡假呆，阿要氣數！」馬山甫到了這個時候，還沒有聽出陸韻仙的意思來，連忙分辯道：「你不要動氣，我實在是沒有法兒。若是有了法兒，不肯借給你，憑你怎麼樣罰我就是了。」陸韻仙道：「倪是哪哈那哼，只要耐自家心浪去想好哉！」

馬山甫聽了，糊糊塗塗的想不出什麼來，只說道：「我想不出什麼，你叫我想什麼呢？」

陸韻仙見馬山甫糊塗到這般田地，又不好明說出來，心上又好氣，又好笑。只得走過去坐在馬山甫身旁，伸出纖手來，緊緊的拉住了馬山甫的手，大聲說道：「倪勿要！耐勿要勒浪假癡假呆！搭倪去借得來！別人家信人才有仔相好，送格一千搭仔八百洋鈔撥信人過年，也勿算哈希奇。只有耐格個人末，真真蘇州人攀談，拔出仔……」

陸韻仙說到這裡說不下去，面上一紅，不覺看著馬山甫一笑。停了一停，陸韻仙又道：「別人家信人敲客人竹槓格，蠻多來浪。耐倒自家想想，天理良心，倪阿曾敲過耐哈竹槓？聽見耐到仔上海，常恐耐往來浪公司裡向勿舒齊，趕緊叫耐到自家屋裡向來住。一場刮仔，才是倪一干子搭耐開銷，勿要耐出一個銅鈔。耐想想別人家格信人，阿有實梗樣式？故歇倪一場刮仔不過問耐借得五百洋鈔，耐就是實梗格瞎三話四，假癡假呆。耐去問問看，勿要說上海灘浪，世界路浪阿有格號道理！」

馬山甫聽了，雖然覺得陸韻仙的意思很有些兒不高興，但是這一點兒後天長出的情苗，那裡抵得過先天帶來的貪念？想了一想便立起身來，朝著陸韻仙深深的打一個拱，口中說道：「承你的情，留我住在這裡，一切都費你的心，我心上感激得很！」

看官且住！這個打拱作揖，雖然是個男子在女人面上陪小心、拉交情的一件利器，但是只可以用在大家口角爭論的時候，借著他作個和事老人；或者用在彼此有些情愫的當兒，借著他作個天然媒妁。若要把他當實實在在的一件東西，和那世界上天字第一號寶貴的金錢比較起來，不要說是打拱作揖，就是跪在地下磕破了頭皮，也是不中用的。你們諸位看官要是不相信在下的說話，只消請你們諸位大家回去，把自己的夫人試驗一下子，問他還是願意天天給他幾個錢，還是願意天天向他打幾個拱、叩幾個頭，就曉得在下做書的一番說話不是無稽之談了。

閒話休提。只說陸韻仙見馬山甫雖然對他打拱作揖的□分客氣，卻依然不提借錢的事情，不由得心上更加不快。若在乎日之間，陸韻仙見客人對著他這樣小心，這般恭順，自然心上喜歡。恰恰的這個時候是為著銀錢上的事兒，非同小可。看了馬山甫朝他打拱，非但沒有一些兒喜歡的意思，心上倒反覺得厭惡非常，連眼睛都望著別處，不去看他。冷冷淡淡的說道：「勿要實梗嘍，撥俚篤進來看見仔，算哈格樣式呀！故歇用勿著哈個打拱作揖，只要耐爽爽快搭倪說一聲到底那哼。有未有，哪撥末也哪哈希奇。」馬山甫朗然說道：「我已經和你說過的了，如今年底的時候實在沒有法兒。難道我們兩個人這樣交情，這點兒事情我都不肯出力不成？我看還是這樣罷，你不論什麼地方去通融幾百塊錢，只要過了年底，就有法想。明年正月裡頭我來還他就是了。」陸韻仙冷笑道：「謝謝耐說得實梗好聽！倪要緊要借洋鈔，一場刮仔才是年底格開銷，洛裡等得到開年？等到仔開年是，倪也勿要借哈格洋鈔哉！像耐實梗格大少爺，要借幾百洋鈔才哪借處，叫倪再到洛裡搭去借？加二勿靈哉晚！」

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番說話，知道陸韻仙心上著實不快，假意說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是你年底的開銷又怎麼樣呢？我們兩個人這樣的交情……」馬山甫剛剛說到這裡，早被陸韻仙接過去說道：「好哉，好哉，勿要說哉！耐勿要提起倪兩家頭格交情倒也罷哉，說起交情勿交情格句閒話，真正叫枉空囉！倪實梗格人末，阿好搭耐格馬大少爺攀哈格交情？本底子也勿配晚！」

馬山甫被陸韻仙說了這番話兒，心上也覺得有些鴉突起來，暗想：「韻仙的待我總算不差，如今年底的時候要問我借幾百塊錢，也不好算什麼敲竹槓。」想到這裡，心上便有了幾分活動，想給他三百塊錢。忽然心上又轉一個念頭道：「三百塊錢的事情不是頑的，只要我把臉皮老一老，挨他幾句話便過去了，雖然受些冷淡，卻究竟省了幾百塊錢。」想著，便坐在那裡，也不開口。

陸韻仙見這樣的激他，他還是一個老不開口，只得又道：「耐勿要當仔倪問耐借仔洋鈔，哪撥還耐。耐借仔五百洋鈔撥倪，來浪倪開年格帳浪扣末哉。」馬山甫聽了，心中暗隱：「這句話兒不過是隨口騙騙人罷了，那有堂子裡頭的信人問客人借了錢，肯在

帳上扣算的道理？」想著便老著臉道：「你不要見怪，我並不是不肯和你出力，實在是力不從心。我向來不說謊話的，這件事兒委實的辦不到。」陸韻仙聽了，嬌嗔滿面的說道：「阿是真格無借處？」馬山甫道：「自然是真的，我為什麼要騙你，難道在我臉上有什麼光彩麼？」陸韻仙聽了把身軀一扭，霍的立起身來。正是：

春風榆莢，還飛買笑之錢；
□斛珍珠，不作纏頭之錦。

未知陸韻仙說些什麼，且待下回分解。